八編類纂

九

吏書

卷七十七

加
1717
77-9

加州大學 1717 77-9

洪武四年中書上府州縣一千二百三十九凡官五千四百八十八人七年減北方州縣官三百八人十年又併省州縣二十九年華大理寺移其案牘於後湖（建文被殺）豈吝官爵哉念此元元欲食之者寡也諦觀大誥最重民間耆宿其所推即舉所厭即措故論吏部曰衆人惡之一人悅之未必正也衆人悅之一人

惡之未必邪也正人治官事則不私其家當公法則不以愛憎不以非譽而惟取決於得失民心知人之鑑衡定矣當時厲民之官大則誅小則屯田工役不知者有錙銖泥沙之議胡不取醒貪簡要錄親之也夫才不足宜民而善事上官烏用才量不足容民而含垢忍辱烏用量守不足保民而恬退寂寞烏用守赫赫天曹非文場非梵宇非市司而使綺語清談浮名厚利者居康功田功之上故天下之官之品千態萬狀其雌黃亦千態萬狀而閭巷小民之德怨隔雲泥而不聞安望道德一而風俗同也天官

大明會典內一款凡六科每日收到各衙門題奏本狀奉　聖旨者各具奏目送司禮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陸續編號開具本狀俱送監交收又一款凡各衙門題奏過本狀俱附寫文簿後五日各衙門具發落日期赴科註銷過期稽緩者參奏又一款凡在外司府衙門每年將完銷過兩京六科行移勘合填寫送各科收貯以備查考欽此及查見行事例在六科則上下半年仍具奏目繳本在部院則上下半月仍具手本赴科註銷以是知稽查章奏自是　祖宗成

憲第歲久因循視爲故事耳請自今伊始申明舊
章凡六部都察院遇各章奏或題奉　明旨或覆奉
欽依轉行各該衙門俱先酌量道里遠近事情緩急
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終註銷除通行章奏
不必查考者照常開具手本外其有轉行覆勘提問
議處催督查覈等項另造文冊二本各註緊關略節
及原立程限一本送科註銷一本送　內閣查考該
科照冊內前件逐一附簿候查下月陸續完銷通行
註簿每於上下半年繳本類查簿內事件有無違限
未銷如有停閣稽遲即開列具題候　旨下各衙門

詰問責令對狀次年春夏季終繳本仍通查上年未
完如有規避重情指實參奏秋冬二季亦照此行又
明年仍復挨查必俟完銷乃已若各該撫按官奉行
事理有稽遲延閣者該部舉之各部院註銷文冊有
容隱欺蔽者科臣舉之六科繳本具奏有容隱欺蔽
者臣等舉之如此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
事可責成而參驗綜覈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
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考成法

五曰責守令以備兆民之荒歉欲其不啼飢不號寒
國初荒政郡縣立四鄉倉出官銀糴粟貯之以時斂

散。先臣楊士奇等。謂爲萬世之利。嘗請殿最於　英
廟朝矣。今水旱一逢蒼赤坐困當事者不得已而請
蠲請賑以了目前則備荒之無素也誠遵　高皇帝
糴穀舊典查郡縣鄉倉基址而經營之當富歲時處
官銀糴粟以實其中時斂散焉每處務期萬石爲率
州縣大者倍之需以歲月倉廩陳陳不幸而有旱乾
水溢州閭鄉黨可恃無恐　責實
政
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姦者。居其
首。孝文帝賞廉潔賤貪汙。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
或輒行誅。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
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憲典最重。嗣後稍從
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鈍。名檢墮失。陵遲之漸。
寖以成風。靡靡益甚。不可禁制。故先臣何塘謂受贓
滿貫以上。宜籍沒貲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請將
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痛切時務之要。　處贓
吏
聶豹曰。臣伏讀景泰三年貢舉事例內一款略云。官
員罷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內外官
員指陳實跡薦舉赴京考用。臣欲推廣此意。凡士夫
家食者。不論其職之崇卑。官之罷否。俱令監司府州

縣等官察其居家所爲或善或惡皆從實錄密以申
於巡按御門有司畏勢希寵所申不實按察御門皆
得查究糾劾巡按御門復加察識定爲考語直以申
於吏部吏部兼舉而總察之其未罷職者則以其居
家之事跡參諸居官之政事善果相符歛則不次超
用可也惡果相符歛則即日罷去可也二者之間功
過相準則酌量重輕以爲進退可也其已罷職者丘
園之賁果能孝友和睦清素恬靜則不可以其前日
之失掩其終身之善起馮唐於已廢以發潛德之光
可也惡者則前日雖以罷黜今日尤當創懲奪恵卿

之官爵而誅奸諛於既死又何不可之有哉是不惟
可以過其挾制官府奸貪狼籍之威而亦可以勵其
老當益壯退思補過之忠者也考舉鄉官
左門曰歲貢率多年耄始得出身每見有文理疏謬
與噤老嗟卑而貌利者又有候選未逮耄疾跛涉而
殞於京途者誠因其人以酌量之夫固無不可者臣
請於歲貢之士嚴試於提學而甄別之擇其年力未
衰文行俱優者方給文赴京嗣後教有懿範堪任民
牧者當倣　國初之制破資格之拘與進士舉人一
體陞擢其年邁有疾或文行不佳者但類爲奏本上

之　朝廷即許布政司給以官帶遥授職銜則府州縣之歲貢以時者可變通矣（汰冗員）

馬文昇曰仰惟我　皇上法古爲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出身進士舉人及歲貢監生得以除授此外雜流者不得並用前時三年大比各布政司設科取士鄉試所取舉人不多會試進士亦爲有數其歲貢生員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每二年貢一人其歲貢入監後不數年即取歷事通不過六七年吏部就爲選用在部聽選舉人監生無淹滯久積之患所以年未衰老志亦清明一旦任

（此法亦宜通之孝廉）

官知守法度罔敢貪汚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生員送赴京之數通有五千之上既而陝西胡虜犯邊急缺戰馬又許生員納馬入監讀書其納馬之數又有貧緣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三十者亦作四十起七千餘名以後四川陝西地方荒歉軍民缺食乏糧賑濟守臣具奏又開生員上糧亦許入監通前共有數萬中間多係幼男自來不曾在學讀書既作監生須撥歷事其舉人監生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一同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

衰弱家道貧難未免負債於人授官到任債主相逼
因此負人財物豈能展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
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
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　准不許生員納
粟入監事例一遇兵荒府藏空虛未免又要奏開況
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損　國體甚大不可
不嚴爲禁止（華濫進）

太祖收攬英賢光輔大業宋濂首議取士莫善於鄉
舉里選深當聖心行之既效儒臣請設制科上覽試
義厭其詞複設而罷罷而復設始終以薦舉辟召爲

（荐舉辟召制也而）

求其人甚難非併坐舉主不可

許大臣是

重而後乃漸重制科至於今極矣（薦舉辟召論）
漢未遠古既令郡國舉孝廉賢良茂才明經而六郡
良家子弟又各因材力爲官唐宋自進士制科外間
嘗許大臣辟召諸人薦舉然鄉舉里選之意僅存什
一於千百缺有間矣愚因歷稽往牒三代以前未嘗
論詞章也詞章自隋煬帝始唐末路益浮薄焉未嘗
罷爵也罷爵自秦政始漢晁錯因議入粟實邊孝靈
西邸益浸淫焉世祿不世官恐未必賢也自漢章尚
閥閱魏文定九品五代沿襲唐猶不改貴游子弟徒
以門資取優塗世風一變士習愈下雖韋彪劉毅陸

贊楊綰歐陽修范仲淹諸人不能挽其流弊　天啓
休明運鍾　聖祖起濠梁清函夏諸所扈從皆鷹揚
虎賁如雲如雨然猶側席幽人翹翹車乘賁望於金
華青田鎮江壺關信臣國士攀鱗附翼是時諸科甚
設有賢良方正聰明正直孝弟力田通經孝廉才識
兼人等科有秀民者民入仕例而薦辟特重或遣近
臣分行采訪或令有司劾求敦請應徵至則處以禮
賢館宋濂劉基　洪武元年
章溢葉琛　及授守令正字翰林四輔等官　洪武元年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遣之六年浙江參
政徐本薦桂彥良奏對稱旨擢太子正字十二年徵
寧國府訓導陳迪爲翰林編修十三年置四輔官以
徵至諸儒王本杜祐龔敩馬春官杜敩趙民望吳源

爲夏官淮秋冬官未得人以本等兼之　有不願仕者準書賜還　洪武四年召來豐劉于至初于嘗以賢良徵因病辭歸及是復召至便殿敕官之于以老辭特賜還山十五年召耆儒鮑恂等入見並命爲文華殿大學士恂等固辭勑賜還鄉里　諸所授官初多出　親擢洪武二十六年始定選法文歸吏曹武歸兵曹文有類選有抄選有引選　今見行大選成化二年奏准有遠方選〇凡庶吉士考選洪武間分置近侍衙門永樂二年令就文淵閣進學後止送翰林院今選庶吉士皆賜題于東閣門前考試〇給事中御史舊皆在類選後給事中止于進士內考選御史以行人博士進士中書舍人及行取知縣推官吏部會同都察院考選試職滿日陞除實授今行取科道〇洪武間舉人下第俱得授教職考中監生通經儒士亦得選教今舉人就教謂之乞恩選歲貢有就教選其授官有試職實授截替改降裁減諸名不一焉武

舉定制、（二甲大比）冬即詔選秀才入林十八年復詔舉孝廉十九年詔舉經明行修練達老成之士二十二年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徵梁寅等）二十六年選秀才入直文華殿、（選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分班入直文華殿侍講畢近前說民田里稼穡等事間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則　聖意所重良可知已先臣崔銑有云、科目而得人、若博之中呼、其失人、若博之遭負、益非有參驗之詳、觀察之可賴也、歲貢（鄉以郡邑之彥肄業成均、僉論得人故宋禮致尚書多豎立國初貢士傳見薦辟考）今掄選舊制行罷數易、而專累歲月多日暮途窮、循資選授教職、鮮有儁才入成均者矣、大學

官有流有世、世官九等、（指揮使同知僉事正副千戶衛鎮撫實授試百戶所鎮撫指揮同知僉事都督僉事都指揮各三等正副留守一等）凡襲替審勘從　肯益軍脚色宗枝齎赴　內府比對貼黃然後請　旨合　祖宗制度觀之文武夾維科薦並行正雜咸用宏謨曲算博大精詳遵行日久寖失初意迺始右文於武、武以文故畸輕重科於薦、薦以科故漸廢、甲吏胥不得齒縉紳、而彼亦苟且從事無復振拔之思矣、太祖之意曷嘗一日不重薦辟哉故始以洪武三年開科六年即召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辟選之詔、有一歲而兩下、無間歲而不行、十七年春頒科

風鵾賢關、徃時忠節如鐵鉉、廉貞如師逺、（二公皆國子生、鉉見薦辟傳）皆用是興、何者縣於選也。自景泰中、始有納粟納馬等例、於是素封之家携阿堵而雁行、課業倣書、曳白請代、且中書清銜也、半爲此輩龐雜、太常典樂、鴻臚司朝儀也、盡爲此輩營充、西園成市、莫此爲甚、若者不汰源未可清也、古者辟掾吏、故與士大夫無甚異、國初以身家無過善善者勾充其籍、憲府衛州縣所署置猶有辟舉遺意、迺其崇者、不過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舉不得爲州郡、宣德正統間、徐晞況鍾雖登八座、領方面然晞奴顏閽振、矯旨叙遷、論者唾之。今則又有不然者、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提控而下至于吏典、止以所納之貲、第其出身之等、故衆馬之子與市駔之人、蜎營羶慕、巧者輒弄其刀筆、黠改成案、若者不創、源未可清也、如金吾羽林等衛。天子親軍也、富者交動戚中貴人、而招搖作奸。貧者孱弱襤褸、九邊將領、省直官旗、所稱略閑方召、（方叔召虎）義死鼓綏者、曾幾何人。若者不一振刷之、長此安窮也、今夫五尺童子、騎語桂下漆園、桑門琳室、謬解含珠、禪偈滿紙、津津自謂上乘、父兄師長恬不知怪、輒命奇頴薦紳先生鳴道率人亦藉此

爲金鍼巧度彼尤此效轉相成風愚竊謂禁於臨場考校而不禁於平居肄習非禁也何者其肄習者其先資若也禁於書生小童而不禁於學士大夫非禁也何者學士大夫人之望也請自今修復社學教民小學孝經　大誥律令重師儒必得人如曹端魏驥者躬行訓誨（曹端爲山西霍州學正教人務躬行實踐魏驥爲松山訓導汲汲造就人才驥見薦辟傳二名俱宣德時人）其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自專設督學有司遂委而不治故邇來守令鮮興教化督學閱歲一至事煩日少無裕施教士習益荒宜令敷教責之有司考覈付之憲臣其督學使者必若孫閔之貞孝

陳選之清方每歲縣令察舉民間子弟通經書性惇行謹者縣上之守守上之學憲輕滑者雖才不錄生員按季月考亦茂選德行而後及其文一如三等簿規行非上等不得應貢舉（成化中勑提學各分督所屬官簿錄諸儒生德業爲三等德行優文學贍治事稍劣者次之即經義治事長者爲上等有德行而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又嚴諭士大夫雖解官歸毋得好仙佛鼓其說以惑人古昔盛時列國爭辟士士以此自重輓近世士醜其行自衒自媒客難賓戲解嘲固嘗慨之唐藩鎮猶得辟士故昌黎送見辟者序嘉士大夫相與以有成也今上以空文求士士以空文

見投牒自試則士輕棘院禁嚴則上輕士而欲士風之振在位之彬彬多賢也胡可得哉梁斗輝謹識（取士議）

太祖典則宜民至詳備已其命郡守丞及州守曰昔君之育民也體天地之造化欲萬物得其所咸亨故列土以官之使有德者永世祿及子孫於戲當時之君天地之德日月之明得聖人稱謂德相稱也然當時之臣自列土之後人不人賢不賢非所有而有歛取無厭十年而削土者有之三十年而泯號者有之二十年而覆命者有之十五年而祿盡者有之秦併六國罷列土爲郡縣歷代因之其司牧之官無永守之條故有銓選連年又未得人非君不得人由人負天君民也所以君知報而君天下民知報而樂於天下君知報報天命也所報者在法治民君不知報非君天下臣知報報君命而又特報民也臣所以特報民者何謂祿出於民若爲臣而不知報君則非臣不知廩祿出焉而報民則非爲民上于天下不知報君未審何功而官不知報民亦未審何勞而食祿若功勞俱無卻乃官祿其身古今未之有也今命爾當立身務政必欲知報以格　皇天

之昭鑒。往署册怠。夫知報格天。爲建官之本旨。獨非當官之定向乎。外任

諭吏部言　朝廷懸爵祿待士。唯賢是用。何拘資格。資格特爲常流設耳。自今庶官有才能者不次用。嘗因吏部奏王事員多。欲以王性吏部王事改戶部。上曰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使所遷非所習。事何繇治。職何繇稱。其令六部勿輕調。當其時。如答祿與權會事也。得補修撰。趙瑁知府也。召爲左諭德。葛鈞之學士也。由訓導與陳敬之吏侍。王佐之侍講也。由知縣起。才宜外補。即編修翰學。

可以藩參御史。編修馬亮爲監察御史。張鳳爲廣西參政。大學士董倫爲河南參政。法當內遷。即都事知府可以戶禮侍郎。馮堅典吏也。一朝而僉都。不爲驟貴。聖上十事稱旨。故擢之。周用新化丞也。既晉而復還。特順民情。丹以進士莅官。鑑爲禮部侍郎。馮堅典吏也。一朝而僉都。不爲驟貴。聖上十事稱旨。故擢之。周用新化丞也。既晉而復還。特順民情。丹以進士莅官。有治行考最。擢考功。新化民諸闕留。詔復任禮部宴賞之而遣。以故官無離局無冗員朝不廢常民用寧宇益泱泱乎大備也哉。延至建文永樂。以及熙宣率由斯道。久任之臣。史不絕書。弘正而後闕矣。嘉靖中御史楊順請復舊制。閣學士徐階曰。政以時異事以勢殊。茲欲盡復九年之舊。恐未易行也。第今非有資望者毋輒議遷。非有大不得已

者毋輒議調則通變道得而久任意存今之馭吏大
略因之蓋亦因時行法之意然治寢不如　國初何
也則似久而實未嘗久遷而實未嘗超也今　國家
爲民擇官乃官爲身擇便一遇凋瘵不數月期轉調
去耳且　先朝有增俸加秩軍民保留事例如孫亶
知華昌趙豫知松江李信尹遵化俱秩滿當去以吏
民乞留故今復職賜賚有加河間同知廖謨台州通
判周旭鑑皆以保留陞知府歷城縣丞熊觀安平丞
耿福緣皆以保留陞知縣邇年以來軍民詣　闕保
留者幾人增秩超陞者幾人前是孫丕揚薦二守臣

補少卿稱空谷足音焉近西平丞王藻署遂平有聲
百姓願保爲縣正駁之者慮尾大不掉竊聞民爲邦
本奈何目爲尾乎昔學士陳以勤嘗議郡縣翫慢貪
殘數月覺露即繩以峻法其官簽不失未有卓越可
見者三年定去留其潔已愛民善政在人耳目者及
大計撫按疏聞部核不謬請褒如例諭以久任大率
以六載爲期其在藩臬職司鈐轄觀察一方或總理
於內或分理於外體統綱維所係甚切陞遷太驟亦
不免草率爲弊滋多昔胡世寧疏議府尹左布政使
稱職者宜留久任選陞六部侍郎不必更陞巡撫以

致遷徙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布按二司宜照弘治以
前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
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參政，參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
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一，虛曠歲月，官缺
事耗，至分巡僉事，初制九年改道，後因屢改，官不省
事人不畏官，刓弊法而誰何，今宜於考滿日方許改
道，仍覈其治狀為殿最，其兵備提學，推才力相應者，
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勿移地方，令久任專制責其成
功，年深勞著者，提學陞少卿，祭酒，兵備陞各邊巡撫，
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調降，毋姑息如是，
則藩臬皆稱其職，而屏翰固，紀綱振矣。其在巡撫，宣
德意，布詔條，涖官固圉，職司最重，必歷年久，建鈐未
幾，謬膺拜書，無論送往事居，百姓苦之，縱抱忠節負
才猷，設施安可竟乎，何孟春疏云，巡撫受任，往往不
久人方與地宜，而地莫能留，地方德其人，而人莫與
處，功垂成而來者交藉，事未集而謀者已要，其又不
然者屬府未及按部，下情未及體悉，六條未及舉刺，
廒務未及興革，席未煖而座已非，故欲行久任於外。
又宜從巡撫始，若乃邊疆之臣，倘屈指瓜期，郵傳官
舍，虜情未諗，其虛實，地方誰關，其利害，盛時選曰，惟

無久任。是以無固志。惟無固志。故各邊有司亦以三年兩考、比內地加等優遷、有出奇料敵者、以軍功陞用、若才可當大任、即畀以兵備巡撫仍筦事如舊、督撫歷邊九年。忠猷顯著。即入補冢宰。登端揆。示優酬。則邊才可用。邊効可臻。若乃河堤之使、所宜久任、則吏部尚書楊巍曾建議矣。曰管河部署計月候代河道憲臣兩載薦更在省者或到任未久。即求齎捧。齎捧方還。又遂陞遷。要害緩急。未能身履。安能遠計。至如漕運都院、雖職專總漕、而河道諸臣、分轄撫按、統馭非一、事權瓜分、即欲殫心畢力、肩濁河之利害、罔繇也、夫河工非眇小也、以暫任之河臣、荷千百年之長計、籌未當而身已去、身纔去而事復敗矣。咎周恤宋禮、皆經營數十年、功施到今、則久任責成、又安可在守令諸臣後也。

高皇帝資世通訓

十七事曰嘗聞歷代之臣多始而無終者何曰非仁人者不終（仁謂仁愛於善人及萬物）非忠者不終（忠謂爲人臣當竭已以事君）非孝者不終（三報謂報君報父母報民）非親親者不終（親謂祀神鬼）欺勿瞞勿侮（代報謂代人報怨）非孝者不終（非孝於祖）非親親者不終（不睦於親）又侮瞞欺誑者不終虐詐而自高者不終（虐民而詐取其所有者）自以爲尊能而眇視羣友者、太祖

曰任人之道。大小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棋楠爲梁棟。委小於大。是以鍾庾盛斗筲。服斯言也。則今所謂久任者又當隨材器使。宜簡宜繁。宜邊宜腹。然後得以展布所長。無苦其所不足。而任益可久矣。陳建云久任與超遷相爲流通補助。愚謂精超擢均資叙。知人善任又久任超遷之一補助也。謹以先朝所已試者序次如左。宋訥以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十五年陞翰林學士俄拜文淵閣學士十六年遷祭酒二十三年卒於官訥受薦未幾榮膺顯秩十年瞽宗　高皇遇之可謂善始善終矣

陳迪以洪武八年被薦爲訓導。十二年擢翰林編修。陞侍講二十四年出爲山東左參政二十八年陞雲南布政使三十一年陞禮部尚書建文四年死難。族誅。實在翰林十二年禮部五年蹇義初名瑤巴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　太祖書義字賜易名命滿九載且用之　建文帝即位超擢吏部右侍郎永樂二年兼詹事七年駕巡北京佐　皇太子監國九年與夏原吉同考滿賜宴奬諭　獻陵即位進少保兼尚書賜綵緞慰斜謬圖書宜德四年又賜忠厚寬弘銀章八年加二品九年賜宴禮部　裕

陵即位日因齊宿得病越五日卒謚忠定義受知於太祖簡拔於建文渥矣繼事　長陵歷　仁宣前後秉銓三十餘年又何久也然貴能謙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自永樂改元之歲至成化丁亥凡六十六年吏尚書四人義及郭璡王直王翱而何文淵協贊不與焉夏原吉湘陰人鄉薦遊太學洪武三十一年任戶部右侍郎建文元年充福建採訪使四年轉左永樂元年任戶部尚書專理蘇松及兩浙農事三年召掌部事十八年改北二十二年復任北宣德五年卒謚忠靖原

吉歷事　五朝前後中外戶書二十七年其功業最可表見者如濬嘉定劉家港常熟白茆港而吳淅水患息議除纔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誚之刑而　祖宗德澤培薦陳瑄總漕薦周忱巡撫又若庶幾以人事君者是時蹇夏齊名蹇簡重善謀夏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參館閣吁俞可否期於有濟三十年間民安吏治稱能臣焉郭璡新安人初名進太學生永樂中爲戶部郎官宣德初爲行在吏部左侍郎上爲改名璡四年代蹇義爲行在吏部尚書正統七年請老先是宣憲初內閣言用人之柄不宜專在吏

部、令三品以上京官薦用方面郡守、至璡入吏部、又令五品以上京官薦用御史知縣、人多嗜進覓薦。至行金錢請乞言官論奏、僅罷五品薦舉、璡秉銓十四年、廉潔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王直字行儉、太和人、永樂二年進士爲庶吉士、翰林召入內閣書機密文字尋授修撰、正統八年累官吏部尚書、代郭璡　景帝初進少傅屢乞遣使奉迎　上皇不允、景泰三年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何文淵以右侍郎加太子太傅爲尚書、佐直未幾、文淵去、王翱代、中書舍人何觀御史

練綱前後章劾直累請老不許　裕陵復位、遂致仕直在翰林三十餘年、秉銓衡又十餘年、恭勤廉愼、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直留意人才、干請斷絕奔競、稍息居第湫隘、曾不屑意、臨川聶大年嘗誚直直不爲憾、大年卒、泣銘其墓、恨未能薦大年也、後卒贈太保、謚文端、王翱字九皐、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宣德中累官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未幾、巡浙江、拊善摧奸、吏民畏愛、四年松峯用兵不效翱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非遼東西震動、且撼漁陽、翱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

御史留撫遼十二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轉左是年秋虜分寇廣寧清野困之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尋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番書乞留翱遼東不許翱在遼實十一年後又總督兩廣平蠻尋召還臺陞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佐王直天順初直致仕翱專任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在吏部又十餘年成化三年致仕後卒贈太保謚忠肅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二年進士預進學文淵閣十年授刑部主事陞員外二十二年爲越府右長史宣德五年以廷臣薦陞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直隸至則召父老興利革病考滿九年轉左正統六年兼巡撫嘉湖十四年八月陞戶部尚書改工部仍巡撫景泰元年引年不允明年請老召還京致仕又明年卒謚文襄忱江南巡撫二十二年宇量恢弘才識通敏涖事精勤臨民和易有善謀者雖卑官賤吏皆開心訪納性尤機警籌畫諸郡錢穀鉅萬一屈指無遺算嘗爲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每出會計視地豐凶事緩急爲弛張調劑變通民無逋食官有餘積前後理財者皆不能及方忱之始至

也。民亦有周白地之謠。至末年。始有米鋪地之謠。江南愛戴若父母。及没尸而祝之。至今猶思周尚書也。

宋禮洪武中歲貢入太學永樂三年任工尚書四年出四川採木七年事竣還京九年出濬會通河十三年再命督木四川兼巡撫十四年勑取回京二十年卒任司空内外共十八年工營繕。成河渠。黃福洪武中鄉貢主簿清源有惠政遷金吾衛知事三十一年以論大計稱旨超陞工部右侍郎建文四年轉左及任工尚書永樂三年改北京行部尚書四年督安南軍餉五年掌安南布按二司事二十二年由工書鎮交趾召還工部命掌詹事府事宣德二年仍掌交趾二司事三年又回部四年經略漕運七年改南戶尚書參贊軍務掌南京兵部事正統五年卒益忠宣實任工侍五年工書兩京共三十七年前後在交趾十九年威德宣華夏而功績在兵漕斯亦偉丈夫哉于謙字廷益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五年由江西巡按超陞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河南遍歷梁晉問民疾苦百弊漸剔馬政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成規式正統元年上便宜十事九載轉左侍郎十一年薦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降大理左少卿兩省萬人赴

闕乞留得復巡撫凡歷十八年每議事入京不持一物兩省人皆尸祝之十二年復右侍郎還部十四年駕北狩以　皇太后旨陞兵尚書調兵禦虜爲城守計　裕陵復位爲石亨等誣迎立外藩籍其家謙死上始悔成化二年遣官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中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祠令有司春秋致祭吳百鵬任南贛巡撫督兵捕寇吏部以其久在兵間稍遷大理寺卿未代隆慶元年都給事中歐陽一敬等言巢賊屢撫屢叛頃高砂下歷出連岑岡爲患叵測不宜輒易撫臣宜留百鵬屬以勦賊

爲便吏部請從其議陞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提督軍務巡撫南贛劉璉任山東右參政奉勑往宣府贊理軍務總督糧餉先是九載秩滿陞從二品俸至正統九年又歷九載　上念其勞陞戶部右侍郎令任事食俸如故傳啟讓任河南按察司僉事公直勤慎才守兼優開封城東河水爲患躬率民築堤捍禦田得耕種民免流移又開歸德府鳳池口以洩河流民受其利宣德三年以九載秩滿考最河南民二百餘人具奏乞留　上諭行在吏部曰僉事能興利除患民愛之當從所欲其陞啟讓祿四

品令復任范常知太平府留心農事募民樹藝時亂後乏種官廩有穀數千石常請于　朝悉發出貸至秋大稔私庾既實公廩亦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德之洪武元年召入爲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遂擢爲翰林直學士尋兼太常卿時肇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預議後復爲起居注以疾致仕御製詩以賜之終于家陳本深知吉安府爲政平易庭無滯訟民深德之正統六年九載任滿當詣京所屬九縣耆老數千人保留巡按御史以聞命復任陞正三品俸扈蹕知鳳翔府正統十年九載任滿考最當遷百姓乞留巡按御史以聞令復任孫遇知徽州府勤慎有惠政兩以親喪去屬民保留天順元年秩滿民復保留之右僉都御史李秉以聞命復任陞正三品俸王儉知河間府天順中興濟伯楊善保其才守兩賢乞量陞京職　上以河間歲饑仍令賑濟侯有成效擢用久之前部右侍郎周瑄以儉賑荒事竣移吏部奏請旌擢得召至京陞爲左僉都御史黃嵩知平樂府天順六年秩滿當代其屬縣民赴巡撫右僉都御史葉盛訴言嵩有惠政乞爲奏留盛會藩臬覈實以聞令仍舊任黃瑜知肇慶府成化五年考

滿賜勑勉諭之俾復任先是巡撫都御史韓雍薦瑜
才識老成詔加從三品俸至是歷任九載撫按三司
連章奏其公勤乞陞方面仍理府事吏部請賜勑諭
勉再任三年然後擢用從之劉斐知處州府處有礦
礦夫多悍禁難治先年添設兵備以制之斐蒞任撫
馭有方及江西盜起調征有功正德九年巡撫都御
史陶琰言此輩先經從役有不遜語賴斐威信素布
僅得爲用誠恐克捷而還恃此益驕請陞斐秩仍在
本地方撫治下吏部議陞爲江西布政司右參政仍
治府事姜壽任河間府同知施政公平撫綏有方吏
民信服宣德七年以九載滿赴京府屬七縣民詣闕
奏乞留　上曰畿内之官得民心如此可嘉命陞本
府知府黃忠任眞定府同知廉謹有爲正統三年以
九載秩滿詣京屬縣官民耆老數千人奏乞復任下
巡按御史覈實行在吏部言忠考最當遷命陞本府
知府楊彥禎任嚴州府同知正統三年秩滿九載部
民保其公勤廉愼撫字有方乞留巡按等官覈實以
聞令復任陞從四品俸王庸任南昌府同知正統三
年以九載考滿部民數百保庸愷悌公廉乞留復任
巡撫奏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陞正四品俸復任陳

璉東莞人舉于鄉永樂中知滁州以寬厚爲治均徭役鋤強暴民用太和　文皇巡幸北京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詢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衆言滁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留遂陞揚州知府仍掌滁事賜綺一襲鈔五百貫給驛遣還在滁十年嘗再同考會試進巡狩頌平胡頌驍吹鼓歌擢四川按察使治績已著二十二年召還陞南通政使宣德元年吏部言璉素有文學仍以通政掌南國子監事正統元年任南京禮部左侍郎五年致仕滁民思之祠于醉翁亭與歐陽修王禹偁三賢祠云董貫任應天府判專理馬政景泰六年以九載考最當陞屬民言其勤慎寬厚撫字有方人不煩擾馬用蕃息乞復任巡撫尚書李敏等以聞吏部請如所保令復任陞從五品俸湯盤任建寧府推官樂和任成都府推官皆有惠政及民宣德二年俱九載考績當遷其民奏乞留之命陞六品職仍在本府視事金鑄知大城縣公正清廉恤民疾苦民愛之宣德元年以九載滿赴吏部民伏闕乞復任　上謂行在吏部曰牧民有善政者古有增秩其令鑄復任陞從六品俸李廣知歸善縣練達政務人民信服宣德二年以九載考最當陞縣民詣闕

乞留令復任陞正六品祿劉道成知黃巖縣爲政公勤善於撫字宣德三年秩滿九載例應陞用縣民奏乞復任吏部爲之言　上曰既得民心宜從所奏令復職而增其祿曹銘知香河縣正統元年秩滿九載當遷縣民詣闕奏言銘公勤廉恕撫字有方保留復任命陞本府通判仍理縣事高文知深澤縣正統三年秩滿九載當遷屬民數百詣府告留掌府事參政周監以聞　上命巡按御史廉之果有治績命陞六品俸仍治縣事馬玉知隆德縣善政及民正統四年秩滿九載當遷民不忍釋詣布政司保其公勤才幹乞留復任右參政年富以聞事下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從六品俸仍知縣事劉晟知汧陽縣正統四年秩滿九載行在吏部考其秩滿當遷以耆老保留令復任劉岳知寧鄉縣正統五年秩滿九載考最當遷縣民保其涖事公平乞留復任行在吏部覆奏命陞六品俸仍理縣事馮泰知大邑縣正統八年九載任滿吏部考最當遷縣民保其涖事公平乞留命陞六品俸任如故黃子嘉知東鹿縣善政及民景泰五年秩滿九載民不忍其去相率詣闕保其廉能得親民之體乞留之命復任陞從六品俸蕭翼知長垣縣廉貞

有爲先是河決民多溺死冀躬視撫綏一邑免於凍餒聽政之暇輒訓課諸生講明經傳多所造就士民懷之景泰五年巡撫少卿陳詢寺丞李奎等交章薦其才超陞順德府知府翟觀知瀧水縣縣與猛獞鄰最鴈難治觀善於撫字民猺感畏尋以丁憂歸前巡撫都御史劉大夏訪其服將闋也奏加俸二級還舊任正德元年以疾求退巡撫潘蕃言觀每親抵賊巢推誠撫諭冀其悔悟有强梗不服者又能用計督兵相機擒斬幹辦公事必盡其心在縣令中勤能最著宜陞職以旌之吏部請如蕃奏陞肇慶府知府仍知縣事張廉任蒲州判守法愛民州人愛之正統八年適知州缺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爲民保廉宜陞用吏部言蹤等難允　上曰能得民心即良有司正當旌擢何蹤等之有其從之黃致任寶應縣丞佐理勤慎正統六年以九載考滿當遷耆民乞留之行在吏部移文覈實以聞令復任陞七品俸衛景嚴任眞定府知事正統九年考滿屬民赴巡按御史言其贊郡勤慎澤及于民乞爲奏留具以聞令復任陞正六品俸張繹任宜川縣主簿居官勤慎量民貧富均其徭役歲徵稅糧二萬八千餘石不勞而集擢撫流移令

各安業訟簡弊革上下信之景泰三年縣　缺員民懇乞陞秩御史甘澤具以聞命陞繹爲宜川知縣黃金蘭任貴池縣典史寬厚愛民洪熙元年考績至京邑民父老詣闕請復其任　上曰能致民數千里乞留是不負　朝廷任使矣超擢本縣知縣論曰金鑄於冶泥成於埏信哉是言當　皇祖時飭吏治者數矣以故一時人盡灑濯世傳奕葉猶襲餘庥秩久者褒榮勞著者顯擢何隆隆也豈非漸摩使然哉余紀其人次其事無慮數十家雖懼掛漏亦足以發明吏治一大都矣然傳安兩使絕域留滯二十一年。白首生還可謂蘇卿流亞乃止給勑賜老則昌以故。安科給事中以洪武二十八年使西域留滯者十二年永樂五年始歸十四年封別失八里納里失罕爲王見羈北虜留滯復九年宣德元年始歸前後爲給事中三十二年留虜二十一年　陳敬宗十八年司成南雍實以不屈閹振不遷轉。風節薄乎霄漢教化肅於瞽宗。敬宗九載考績至京振素慕其名欲致之門下使周恍通其意敬宗不往以禮幣求書程子四箴走筆書之而歸其禮幣竟不往故官太學者十八年不調敬宗意豁如也　若迺胡濙三十二年宗伯在浙湖南最久又何爲者。時傳建文帝在滇南命濙出訪其所在　吳中二十年司空行多貪不齒於其室。中妻嘗曰吳中一生何足數哉何足數哉噫非為人何有清廉二字忠廉宣惠又孰能當此任者庠萬曆癸卯季夏念三

日臣梁斗輝謹述于聚教新舍 在官議

八編類纂

延陵顏季亨會通校

知帝王有失然後知臣有大失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

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捷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捷者必欲兼人不可以爲法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愿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于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揆其行雖有奸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

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失
寧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爲怨淺失
于小人其爲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
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
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
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或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
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于上而治壅于下正道捐
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于國道塗無
行禽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
合衆審戚欲于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于是爲商旅

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
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于車下望
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
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
以請桓公曰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
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
羣臣爭之曰客衛人去齊五百里不遠不若使人問
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
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
士也且人固難全權用其長者遂舉大用之而授之

能官人則能續短

以爲卿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所以霸也景公問于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曰齊國雖小則何爲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子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

吾聞高繚與大夫游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爲地戰者不能成王爲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爲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仕進之臣也何足以補君（晉仲立政篇）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人寡而立功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則黑白分矣治國之臣効功于國以履位見能于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于心莫負兼官

之責于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強弱不殼力氷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韓非用人篇）

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于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疾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疾者量于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疾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期賢篇）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礧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議明于進賢敢于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爲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

也修身正行、不愆于鄉曲、道語談說、不愆于朝廷、智能不困于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讙、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久持之者、左右也不貪于財、不淫于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久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傴僂、唯諫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竝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厮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姝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勢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闚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下惜此舉措敗財傷錦所宜至慮唯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李淑上更始書）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急忌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于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于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習文法長于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齊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加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爲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

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于朝者今或從徵
試輒爲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
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爲吏民所便安者
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章彪上章帝疏）
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
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
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弘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
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
以後復增敦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
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觸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

亦是弊實

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
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
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
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爲得人
斯亦效實之徵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
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
玄纁玉帛以配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
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
鄙生忘其拘儒拂巾任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
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

瓊之政事貞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師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諤、舉厝稟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有不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奬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

者不可勝言、而斯道漠振、文武陵墜、在朝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嗚呼（後漢書左雄周黃傳論）

太傅司馬宣王問以時事玄議以爲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爲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

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使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方、莫宪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位、衆人驚駭、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爲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以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

士大夫琢
本根雕

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始自秦世不師聖道
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
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
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
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
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部
所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
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清農業以
省煩費夏侯玄時事議崔琰毛玠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
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

一百餉於官方無救乎毫末

操假人品改亦以假應之尚未說到源頭處

敦實斥華僞進沖遜抑阿黨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
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至乃長吏還
者垢面羸衣獨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吏潔於
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
吾復何爲哉丞相掾和洽言於曹操曰天下之人材
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
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
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
今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
壺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

通人情更有大弊但激詭之行非可久可繼耳

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操善之

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陵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唯以居位爲貴人棄德而忽道業爭多少於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擬古制以上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即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華競自息各求於已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共相舉任於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厲進賢

之公心嚴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
能改（晉衛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王亮等上疏）
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責之於
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不求
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無
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苟求達達在修道窮在
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苟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
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謟
誣謟則臧否失實眞僞相冒主聽用惑奸之所會也
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
賢不伐相下無厭王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
讓雖曰高枕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
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官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內
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
得其邪則衆邪亦集物繁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
世者未嘗不爲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
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爲寒暑人主亦不能
頓爲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
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啟矣朝廷不責賢則正路塞矣
得失之源何以哉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

梁便之相保也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僞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諂諛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罷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闊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子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

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
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
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
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於
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
不修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人所立品格還防
才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
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搆之源以生爭爭
之兆似非立都之本肯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

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
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駮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
之隙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鬬鷄之變難
興魯邦況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
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
魚成次也爲九品者取下者爲格謂才德有優劣倫
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
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爲格坐成
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
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推貴異之

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虜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正公以至於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慁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絶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慁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

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既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繫縶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意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鋭人事損政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

九品詔書亦不遵行私可知已

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
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宿生於骨肉當
身困於敵讐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徒當
今之害也是以時三觀時立法防姦消亂辟有常制
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於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
取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讐薄
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
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劉毅中正疏
自非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

行大致怨嗟更以崔亮爲吏部尚書亮奏爲格制不
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爲斷沈滯者皆稱其能
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擧貢士
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應
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
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
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
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
名行哉又薛琡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
曹唯取年勞不簡之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

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劉毅中正疏）

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耻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木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士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韓顯宗上書陳事）

唐司列少長伯裴行儉始集而試觀其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爲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爲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

可懼

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米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上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書判爲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恐非其所長耳

桓彥範袁恕己共薦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爲官擇人豈必符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崔融吏部選人議）

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於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然後升之於天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夫競趨者人之常情僥倖者人之所趣今之務進不避僥倖者接踵比肩布於文武之列有文者用理內外則有回邪贓汚上下敗亂之憂有武者用將軍戎則有庸懦

競進者文武必以貪怯敗

怯弱師旅喪亡之患補授無限員闕不供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曹署典吏固於祗承府庫倉儲竭於資俸國家大事豈甚於此古者懸爵待士唯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歎恨者也且賢人君子守於正直之道遠於僥倖之門若僥倖開則賢者不可復出矣賢者遂退若欲求人安化洽寖不可得也若乃不安國將危矣陛下安可不深慮之（幸綱一立論職官多溢疏）陛下降不訾之濛近感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醫法狥私臺寺之內朱紫盈滿官職益輕惠賞咸貴貪利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歛分丘壠則才者莫用鄙者不才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擇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神勅令宰相以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蕭至忠諫賣官醫爵宰相子弟居要職疏）自亡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代求材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敦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秪重門資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存開皇中帝納李諤

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辭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與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主之徒復相放傚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今之舉人有垂事實鄉議夾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繞出試遣搜敗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唯希咳唾之澤摩頂至足棄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負舉今訪鄉閭之談唯秖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勳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路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遒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秖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秖驗彎弧若其文擅清奇便充甲第藻思微減旋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授辭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撝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無指蹤之機

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鬬將長於摧鋒
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淵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
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
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
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奄飾辭鋒。曹植題
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謹按諸葛亮臨戎不親
戎服。頓蜀兵於渭南。一王持勁卒不敢當此。豈弓矢
之用也。謹按楊德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
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
之者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士之主終身
保任楊雄之坐田議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禦於
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
競之路銷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搖謙之士
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令其試守以觀
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冊之官得人加
翟璜之賞薛登請選舉擇賢才疏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二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

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何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

此言可恩

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讐倍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紂之臣也紂紂作亂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弒其君

奇論亦正論

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紓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惜豎刁易牙乖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韓非難二篇）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既不得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

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句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留侯鄭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洩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洩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燕安田文所謂子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爰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

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
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
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
聽於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
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
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
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
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
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渺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
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
天之視人洎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
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
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嫌畏議
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
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惸惸於上一旦有卒然之
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
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臥内同起居寢
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
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
機慮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

不得其人而與之生殺之柄又失矣

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蘇洵遠慮論

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其也而天下不治是其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文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讐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鼂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

元老。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王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苻堅斬樊世

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蘇軾任人策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王莫之信耳。自知有材識之

人外恭謹而內無恩其於衆也鮮正而不狎親之則
彌莊踈之則邊去而不怨窮厄剛以命自寬榮達則
以道自止人有耘其儀賢也旺其聲賢也徵神課識
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龔默職
司勤瘁居室儉閒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
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
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踈言遜而
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效在官功在事事太
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才小人輸其力叅公
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

者虖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
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
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
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亢倉子 賢道篇）

孟嘗君問于白圭曰魏文侯名過于桓公而功不及
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
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
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
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竮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
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此詔與吾能尊顯之詔過一頭地矣

益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他）（非）（所）（求）爲將相及使絕國者（武帝下州郡求賢詔）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

此又取積行之君子蓋可爲將相者前材也積行君子則郡國敎化之效也

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通得官廉士算不必衆布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宣帝舉孝廉詔）

古之求賢者數路以取之寵以好爵厚其禮命唯恐

其去也而猶有三聘而不顧者有閉門而不納者有踰垣而避之者臣諫於其君而三不聽則去之其至於郊也君必使人要之年七十而致其事君不聽則必以凡杖錫之猶有不稅冕而行者有辭三公而爲人灌園者今日仕進之門國家宜患不能塞之爾科防日增格令日繁來者日甚拒之日峻猶有假名氏以竊官騙匿苦堰之哀以干寵祿少者增齒以希垂仕老者匿年以幸晚祿譬之隄防之壞塞其一穴一穴又決蕩然莫之能止也今限年致仕著於令矣又患其去之不速令於門闕以示百僚而猶不知止者甚可痛也陛下盍稍補其弊隆於待士之意示之以至廉之實使衣冠者人人自重庶幾風敎之美少近於古

宋宇文之邵上神宗皇帝書

賢

楚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

說寶不迂澗

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薦賢

曰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爲卿復與之冀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爲叔向適鄭讒殘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殺聞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厭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滋荐人之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踵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郤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可爲相法

田子方渡西河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其騑八十乘子方望之以爲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曰子與吾鄉者望子疑以爲人君也子至而人臣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也積三十歲故至于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舉之厚也翟黃對曰爺者西河無守臣進吳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大治是以進此五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

車騎亦可濫

另開眼

矣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黃對曰君毋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可為將法

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

淮陰善用兵

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

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胜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今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各率其意不立條教漢法所以近古

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明王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敝遠守劇郡馭於繩墨匈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猶飢者弃糟糠歲餘梁肉何則存亡之勢異也咎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敝言貢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張敞

爲膠東相與朱邑書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徽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何武言傅喜書）吳良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詔稱太守功憙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詔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燕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願於臧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
販貿糴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
極珠遂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
者死飢於道會稽上虞孟嘗到官革易前敝求民利
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
爲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
得進乃載鄉民舩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
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
喬上書薦孟嘗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
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

義恥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
政去珠復還飢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
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歷景藏采
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
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弃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
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
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巧殊爲萬乘
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
斗筲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
竊感禽息亡身薦賢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厥載羣士響臻陛下虔聖纂承基緒遭遇屯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平原處士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盡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湧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龔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兎騄駬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薦禰衡書）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饑饉朝不及夕先帝神略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

併養人民須有力氣

道路不絕遂使彊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毫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錄其舊勳矜其老困復畀一州俾圖報效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魏鍾繇薦季直表）

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趨。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愍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僞徹天何況於眞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愚

晉才能細

情區區貪陳所見（蜀秦宓記劉焉奏）晉孝武帝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屢屢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騙北府兵敵人畏之

臣聞求賢弊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高世白駒

空谷振鷺在庭猶思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寤議廟堂借德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内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彦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苟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

哉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井泉遺儀南宮故事晝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鼷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暉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坊對不休。質疑斯在。並東序之祕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懇未允不任下情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十表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亦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敦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直操貞固抱惠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奸威相逼身寄扃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

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
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黙遼
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
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
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
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
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桓溫薦譙元彥表

武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
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
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

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术以
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偷藥物之
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武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
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
對曰文學縕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
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
太后擢柬之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
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
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卒用爲相仁傑

如前數人方稱奕李

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三

經濟編

六曹類

吏曹

田忌去齊奔楚楚王郊迎至舍問曰楚萬乘之國也齊亦萬乘之國也常欲相并爲之奈何對曰易知耳齊使申孺將則楚發五萬人使工將軍將之至禽將軍首而反耳齊使田居將則楚發二十萬人使上將軍將之分別而相去也齊使甲子將楚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如是則

王僅得存耳。於是齊使申孺將楚發五萬人使上將軍至擒將軍首反於是齊王忿然乃更使明子將楚悉發四封之內王自出將田忌從相國上將軍爲左右司馬益王車屬九乘僅得免耳至舍王北面正領齊祛問曰先生何知之早也田忌曰申孺爲人侮賢者而輕不肖者賢不肖者俱不爲用是以亡也田居爲人尊賢者而賤不肖者賢者負任。不肖者退。是以分別而相去也。明子之爲人也尊賢者而愛不肖者。賢不肖俱負任是以王僅得存耳。

劉愔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溫爲荆州

愔言於明帝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騙常宜抑之勸帝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愔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以蒲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其言

宋王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舁土置其門賀氏訴于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聞之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勳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

慴旦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每進對稍忤郎蹴蹜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辨析且言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為前此屢困于賊者止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外遂出知揚州河東轉運使歐陽修上疏論奏羣邪益忌修因傳致修罪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為自唐以來文格卑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穆修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

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
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
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
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
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
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
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
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
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
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

以忠言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朞
臣誣作朋黨猶難罷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
兩府察其臨事可以罷也蓋杜衍爲人清愼而謹守
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
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
盡忠而其所見則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
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
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
至如尹洙亦騈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

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爲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曾不懇讓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

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作事如此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謙論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

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諱而
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
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
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有貴國
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
屈志買和誠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言侵陵之患
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
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
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
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

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
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爲
陛下惜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
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
羣詬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
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
可置之閒處伏望早罷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
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
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羣邪爭進讒巧而
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危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

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范仲淹富弼既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杜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仁宗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席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兖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去也君子惜之

爲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和非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

先和不可也曾唐憲宗相裴度特方鎮跋扈度勸帝
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
室大振既而悞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奸邪嫉度功
業令門下朋黨騈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詬訕百般中
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
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
盧携爲相爭黃巢邀請節旄事携以畋語至切遂拂
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爲是携議爲非
時又用宰相王鐸爲都統出討黃巢携大不悅益固
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

鐸功不成以快已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爲慮而僖宗
不明終用携議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
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
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
而朱溫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騈大梁茲二相者
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撥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
室或覆亡宗社爲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
召亂爲國大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仁宗初召夏竦
諫官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
力兼之挾詐任數奸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

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共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入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即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乃徙判并州蔡襄言于帝曰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于朝廢民歌于路至飲酒叫謼以爲懽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内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

君子中有鬼怪

如距斯脫其言大奸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也富弼論事正疏

神宗時富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奸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

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徹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功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奸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

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
然無使有悔帝欲用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
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
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讓論迂闊。若使爲政。必多所
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擾。諸
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相否固對曰
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度
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
人也。帝不以爲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謂之曰人皆
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

正所以經世務帝曰然則卿設施以何爲先安石對
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
嚴畏居言職五年正諫無隱及拜簽樞密謝因進曰
太后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合人心所以朝廷清明
天下安靜願信之勿疑守之勿失復進于帝曰陛下
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
進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夫能然蓋其類應之者衆
上下蔽蒙不覺養成禍胎爾又曰或聞有以君子小
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深誤陛
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云君子在

內小人在外則泰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否小人既進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亡之基也兩宮深然之

咎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切謂謝安之于桓氏亦用之于外而已未嘗引之于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既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邪怨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怨被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寮例蒙摧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于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旨褫職惟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于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蘇轍請分別邪正疏）

高太后既崩中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翰林學士范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上疏曰陛

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攻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唯舜折是非深拒邪說有以幷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恬然無事此等既悞先帝又欲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時蘇軾方具疏將諫及見祖禹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疏入不報會有旨詔

內侍劉瑗等十人復職祖禹又諫曰陛下親政以來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乃先內侍四海必謂陛下私於近習不可弗聽已而祖禹復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悞國熟舊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賴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已布滿天下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和竟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廣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者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

居厚行鐵冶之法于京東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積陞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州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

時熙豐用事之臣雖去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鴻臚丞常安民貽公著書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必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于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今日天下之勢可爲大憂雖登進忠良而不能搜致海內之英才使皆萃于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安枕而臥也故去小人爲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于竄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怨憤已積一發其害必大可不爲大憂乎公著得書默然

徽宗時任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窘論以少黜即爲眞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進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寧宗時太學生楊宏中與周端朝張道林仲麟將傳徐範六人伏闕上書言近者諫官李沐論罷趙汝愚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于此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驚疑變在朝夕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章頴李祥楊簡發於中激力辯其非即遭斥逐六館之事拂膺憤怨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堪再見於今日邪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

回邪寃沐以謝天下還祥等以收士心疏上詔宏中等罔亂上書煽揺國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

聖王既沒受之者衰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爲國本則大臣之贊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爲下制則百姓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爲者聖王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奉詘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詘以億萬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士義通上之治以爲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以爲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以相舉于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爲亡黨行公道以爲私惠進則相推於君退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聚徒威羣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此皆弱君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管子法禁篇）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民理性裁抑宕佚愼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于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仁以効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

則強梁禰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覇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爲雄弱者以計劣受屈至有晝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釣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仗劒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讐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挾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僞終纂國祚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苦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王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爲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

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機揣遂各樹朋徒漸成讐隙由是井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

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敎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

党非一時一事可成宜以漸解散故曰漬漬如風水之漬然無事也

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言

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爲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祇宣靖公緒恭爲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爲八及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没不石立壇共爲部黨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没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

不可解矣

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関亦罹禍毒
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嘉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
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
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于是又詔州郡更考
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
五屬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
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
典訓之文有繆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
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疆言
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有輕與張角

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
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
事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
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戮辱天下善士三君八俊
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並載乎篇范曄黨錮傳論

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議
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
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
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
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鄭朗覃之弟

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穆宗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藉以閑節得之穆宗以問諸學士穉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朗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寤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敬宗復用之

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其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敬宗曰事迫矣若侯聽政悔不可追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頴李紳輩皆欲立深王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敬宗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敬宗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貶紳爲端州司馬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張又新等猶忌紳曰上書言貶紳大輕敬宗許爲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

韋處厚上疏指述紳爲逢吉之黨所讒人情嘆駭紳
蒙先朝奬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
孝況無罪乎於是敬宗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
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敬宗
爲太子敬宗乃嗟嘆悉焚人所上譖紳書雖未即召
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文宗與李德裕論朋黨事德裕對曰方今朝士三分
之一爲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
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
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曉有司爲士人求

官及科第無不如志文宗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
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
武宗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
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至京師以德裕同平章事德
裕入謝言於武宗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之邪正
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桷特立
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
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
卒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奸邪得乘間而入

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勑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愼擇賢才以爲宰相有紓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武宗嘉納之

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相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其敢言顧待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滕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

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
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
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
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
肝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甫隨
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
能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甫
出知鄆州

哲宗時程頤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每進講色甚莊繼
以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
顧門人右司諫賈易左正言朱光廷等積不能平劾
軾試館職策問詢訪訕殿中侍御史呂陶言臺諫當狥
至公不可假借事權以報私隙右司諫王覿言軾命
辭失輕重其事小不足考若悉考同異深究嫌疑則
兩岐遂分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太后然之
范純仁亦言軾無罪遂置不問會帝患瘡疹不出顧
請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人主
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以顧言問疾由是
大臣亦多不悅御史中丞胡宗愈左諫議大夫孔文
仲給事中顧臨遂連章力詆顧不宜在經筵乃罷顧

出管勾西京國子監時呂公著獨當國羣賢咸在朝
不能不以類相從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語洛黨以
頤爲首而朱光廷賈易爲輔蜀黨以蘇軾爲首而呂
陶等爲輔朔黨以劉摯梁宗王巖叟劉安世爲首而
輔之者尤衆是時熙豐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
髓陰伺間隙而諸賢不悟名爲黨比以相訾議惟呂
大防秦人戇直無黨范祖禹師司馬光不立黨既而
帝聞之以問胡宗愈宗愈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奸則
小人指君子爲黨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
禍熄矣因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中立而不倚則可

黃履張商英上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
更先朝之法畔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塚斲
棺暴尸哲宗問許將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乃止於
是追奪光公著贈謚仆所立碑奪王巖叟贈官貶呂
大防爲秘書監摯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
京初李清臣龔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
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慊復與爲
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
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先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
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

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
議者亦勿復言初朋黨論起帝曰梁燾每起中正之
論其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嘗記之又曰蘇頌知君
臣之義無輕議也由是頌獲免而燾止謫提舉舒州
靈仙觀摯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
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
法令益峻奈天下何

呂大防朴厚憃直純仁務以博大開上意忠厚華士
風二人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太后復盡心委之故元
祐之治比隆嘉祐時黨論方起純仁慮之會右諫議
大夫王覿以胡宗愈進君子無黨論惡之因疏宗愈
不可執政大后大怒純仁與文彥博呂公著辯於簾
前太后意未解純仁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
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答先
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
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
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
錄歐陽修朋黨論上之然竟出覿知潤州而宗愈居
位如故

徽宗時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

念及百姓也又可覺耶

其人以媚於已爲同忠於君爲異借威柄以快私隙
使天下騷然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亦皆出
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
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
佞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
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
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
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奈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
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
相告有不遜語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

至親遂坐罷
時元祐元符未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愜
意乃與其客强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彦博
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彦王珪梁燾王巖
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
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
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
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
人等其罪狀謂之新黨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京等

復誥下詔藉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爲正上正中正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爲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爲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蔡京又自書姦黨爲大碑頒於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

重正聰則朋黨無禮

愧之

孝宗謂葉衡等曰朝廷用人止論其賢否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其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所以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常笑之爲人主者但公是公非何緣有黨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清議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便以趨事赴功者爲猥俗以矯激沽譽者爲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深害治體豈可不戒卿等宜書諸紳

光宗時劉光祖入對言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

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初非有强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弃正士招致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絶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逮臣復來則朋黨已成而忠諫者獲罪矣夫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陛下即位之初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逐者紛紛徃徃推忠之言謂爲沽名之舉至於潔身以進亦曰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覆以陳伏冀聖心豁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意由此而息道學之譏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家之事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不然相激相勝展轉反覆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稅駕之所。帝下其章讀者至於流涕何澹見之數

日恍惚無措是年廷試舉人發州進士王介策亦言今之所謂道學者。即世之君子正士也。君子正士之名不可逐。故設爲此名。一網去之。聖明在上。而天下以道學爲諱。將何以立國哉。帝嘉歎擢爲第三。由是道學之譏少沮。

詔僞學之黨宰執權臣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鄒浩然言。二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詔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已而言者又論僞學之禍。乞監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

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五字。撫州推官紫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

孝宗以周必大爲翰林學士。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及拜參政。帝謂之曰。執政于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對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常。然陛下虛心無我。人臣乃敢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帝深

然之

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世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神宗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神宗定官制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臣聞治軍無禮則威嚴不行禮者上下之分是也唐

自肅代以降、務行姑息之政、是以藩鎮跋扈、威侮朝廷、士卒驕橫、侵逼主帥、上陵下替、無復綱紀、以至五代、天下大亂、運祚迫蹙、生民塗炭、祖宗受天景命、聖德聰明、知天下之亂、生於無禮也、乃立軍前之制曰、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敢有違犯、罪至於死、於是上至都指揮使、下至押官長行、等秩相承、黎然有叙、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從、故能東征西伐、削平海內、爲子孫建久大之業、至今百有餘年、天下太平者、皆由此道也、近歲以來、中外主兵臣僚、往往不識大體、好施小惠、以盜虛名、軍中有犯階級者、務行寬貸、是致軍校大率不敢鈐束長行、其言悅色曲加煦嫗、以至懦怯、兵官亦爲此態、遂使行伍之間、驕恣悖慢、寖不可制、上畏其下、尊制於卑、所謂下陵上替者、無過於此、臣聞聖王刑期於無刑、今寬貸犯階級之人、明活一人之命、殊不知軍法不立、漸成陵替之風、則所繫乃億兆人之命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詔旨申明階級之法、戒勑中外主兵臣僚、令一遵祖宗之制、如敢有輒行寬貸、曲收衆心者、嚴加罪罰、以警其餘、庶幾綱紀復振、基緒永安、有唐正觀之風、最爲稱首、于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

司馬光論階級疏

亦不聞別分利權、特創使額、而軍須取足、玄宗後心既萌、貪地不已、北事奚契丹、南征閣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禍階將構。然版籍根本尚在南宮。肅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征稅多端、本于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故事復興、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輕費不充使額又建、於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於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

率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國家三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茲辰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今莫若精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本部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孫何論官制疏漢之宗臣、蕭何爲丞相、漢儀丞相進、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有疾法駕至第問、得戮二千石申屠嘉欲斬內史晁錯是也霍光受顧託之重當伊周之地、廢

昌邑王上表太后丞相臣敞爲首大司馬大將軍臣光次之其尊崇如此中間常置左右丞相亦嘗改爲相國亦爲大司徒大抵漢之丞相是爲三公于天下無所不統後漢亦以三公爲宰相則司徒本西漢丞相也其後或爲丞相或爲相國或爲大丞相雖互爲之名其實一也曹公司馬師昭趙王倫王敦王導劉義宣齊高帝梁武帝爾朱榮陳武帝侯景齊獻武隋文帝皆爲之歷代多非尋常人臣之職亦多爲贈官然自秦以降實居百寮之長令尚書令統領衆務提舉綱目僕射貳之誠爲崇重且非統國政宰天下之任宜侍中中書令如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寮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遠協伊尹仲虺爲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爲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則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喜牟融鄧彪張禹李固王導褚彥回齊明帝之徒或是三師或三公或是大司馬大將軍兼之皆秉朝政猶古冢宰百官總已實宰輔也其時別自有令僕令僕射雖嘗改爲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豈比前代丞相受任

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秩皆加三公置府辟吏今並豈有其實乎此例甚不能遍舉安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爲百寮之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隔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僕射議）

晉孔融疾曹操專法漢王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則強臣何由曰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衛都内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號以開後世諸侯因緣封建之萌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知畀立千里之内爲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衆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爲二輔各自一郡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其州名於理爲允（劉敞論輔郡節制議）

舊平章事遷中書令國朝以來未有遷至中書令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晉日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

尚書遷戶部、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銀青光祿大夫一階、兼咨日尚書累遷之官、舊禮部侍郎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工部侍郎遷刑部、刑部遷兵部、而今正議大夫一階、兼咨日侍郎累遷之官、卿寺亦然、咨之官品難於進。今之階秩易爲高。而又降七品爲八品、降五品爲六品、降三品爲四品、至其不可用也。則議請減蔭。反以舊品爲定而章服之。令徒降五爲六、降三爲四、以遷就新品之失、而不知義理之所在、則所謂非漢唐之舊、而不合今日之務者、可驗於此、然猶未有害也、舊尚書省不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合而爲一、則其治速。今尚書省總天下之政、而中書門下析而爲二、則其治緩。此理之固然者至所謂晝黃錄符牒關刺、由上而下、復由下而上、近者浹旬、遠者累月、有夜半停印待報、而其務乃比於竹茹木屑之細、或者補丞貸食未得其決、而事久失於期會、則非惟不合今日之務、而良有害、公卿大夫所以不懌於官制者以此、亦在上之人損益之而已矣。蓋隋唐二十有九而今寄祿階二十有五如益其階所與舊日之官品相對無併三遷兩遷而爲一階、則階正矣。還舊日之品秩、凡議請減蔭服章之名、必合三五

七九之數無易前古之常。以就新品之失。則品正矣。
事大而變則由寺監而上臺省或由臺省而下寺監
事速而小者則許之專決或專達而不爲次第上下
之道久則事正矣階正則朝廷尊名器重品正則義
理安民志定事正則三省無滯務而遠近之人皆不
失於期會修此三者而官制立矣畢仲游官制議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制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
開封守臣爲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
職悉倣機廷之弼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
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
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
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爲次相之任
更侍中爲左輔中書令爲右弼尚書左僕射爲太宰
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
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
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
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
蒙古自鐵木眞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
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闍赤掌兵柄
則左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

等官忽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晉武帝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以爲公私不足由設官大多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衛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并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咨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知大體之言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吏得無增乎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至德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詔先所減官並宜復故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爲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爲州一鄉之民而爲縣者甚衆請勑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樞府不知財用日月添兵

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便爲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官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眞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長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今爲大

奬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軍幾何人局少員多每至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眞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仁宗時但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可不思變更之術哉去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陛下熟思之漸求消冗之說宋蔡襄去冗策

司馬光論張方平不恤物望難居政府神宗不從命徙光翰林知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封還除目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

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正臣罪乞解銀臺司不報未幾方平以父喪亦罷方平慷慨有氣節平居未嘗以言狥物以邑假人所至有政績然之公輔之望

唐王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畏之瑀終不自理嘗有勑不時宣行唐王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勑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之今王業經始事繁安危故臣每受一勑必勘審使與前勑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唐王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夫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商鞅移木豈禮也哉有由而然自經荒弊綱紀頹陵清直之風既澆糟粃之俗猶在誠宜濯以滄浪之流漉以吞舟之網則幽顯明別於變時雍矣弘濟茲務在乎官人今南北雜錯屬託者無保負之累而輕舉所知此博采所以未精職理所以多闕今凡有所用宜隨其能不而與舉主同乎褒貶則人有慎舉之恭官無廢職之吝爵冀鈇有功胥臣蒙先茅之賞子玉敗軍子文受菑貿之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漢朝使刺史行部乘傳奏事猶恐不足以舜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復

有繡衣直指、今之糾察。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書郎等循行天下、觀採得失。舉善彈違。斷截苟且。則人不敢爲非矣。漢宣帝時二千石有居職修明者。則入爲公卿。其不稱職免官者。皆還爲平人。懲勸必行。故歷世長久。中間以來。遷不足競。免不足恩。或有進而失意退而得分。蒞官雖美。當以素論降替。在職實劣。直以舊望登敘。校游談爲多少。不以實事爲先後。以此責成臣未見其兆也。今宜峻左降舊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敘用。長吏六年。戶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難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職。

朝無惰官矣。都督可課佃二十頃。州十頃。郡五頃。縣三頃。皆取文武吏。醫卜不得撓亂百姓。三臺九府中外諸軍有可減損。皆令附農。市息未伎。道無游人。不過一熟。豐穰可必。然後重居職之俸。使祿足以代耕。頃大事之後。還通皆想宏略。而寂然未副。宜早振綱領。肅起羣望。（應詹爲江州刺史將行上疏）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

矣曰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蠹魚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撫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按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咎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豫章太守范寧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寧書

唐太宗時馬周上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玄宗時韋抗奏郎官多不舉職請沙汰改授他官抗

尋出爲刺史宰相奏擬冀州救改小州姚崇奏言臺郎寬怠及不稱職玠請沙汰乃是奉公臺郎甫兩改官玠即貶黜於外議者皆謂郎官崄傷臣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矣乃除冀州刺史臣竊以爲今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濶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改

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於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於此不爲不用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槩久而不

遷。至於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更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藁城王專任使東）